

噩夢
2010.4.28

昨天，我又做了一個惡夢。內容記不清楚了，但記得有一股力量拉著我不放。在我的右邊。把我從夢裡，拉回現實。又把我從現實，拖回夢裡。使我無法去定義，自己到底是作夢了，還是醒了。總之，應該說是沒有睡好覺。但仔細分析，其實是，醒時意識模糊，睡時沒有進入清晰的夢。

但是照慣例，依舊還是滑入了第二天清晨，起床。並且知道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

早上去市長官邸上中論。又遲到了。正好老師回答完別人的問題，我一坐下來，就從

「已去中無發，未去中無發，去時中無發，何處當有發。」開始。

這是一連串的破。已經開始好久了。有時候感覺很想揍作者。覺得好像被他耍了。但是把他的邏輯丟掉之後，卻得到對世界前所未有的清晰，才知道應該感謝他。總之他把動作，把我們的日常生活的每個行動，都分成了「已去」、「去中」、「未去」，三個時段。並且用他的三吋不爛之舌，一個一個的破掉。把一個動作肢解了，支離破碎之後，發現，每個碎片都不見了，因之證明了，我們日常生活的每個動作，其實都是不存在的。只是我們的妄想，無明的把它們連接起來。就好像我們常常自己編故事，以為別人這樣想，以為事情是因為自己才這樣走向，結果，根本你可以不存在。這種感覺不是很虛無，相反，是很務實，很解脫的。

讓我想起了英文中的動詞，也有在分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也是在將動作分成已做、在做、和未做。當然，英文是世間的語言，它的目的不是破，相反的，是要確立。也就是想要精準的，用語言來描述我們一天的動作，我們日常生活，我們的人生。

然後我又想起了法文，分得更加的綿密。不僅只是把動作依時間段開，分成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還照行動的性質，加上了說話者想要強調的感覺，總共有十七種時態可以選擇，光是過去式就有八種，使說話的時候非常的自由，當然聽話的人要很專注才可以。

譬如，希望某件事發生的話，那有一種動詞型態帶著主觀的希望色彩。如果在假設，某件事會發生的話，就用另一種動詞型態，帶著條件的色彩。而且更妙的是，同樣的一件事情，說話的人可以自由選擇要強調的那一部分。像「我是學生」，這樣一個事實。如果我用最普通的過去式，就代表我想強調過去的那個時段，一段已完結的時段中，譬如去年一年中，我是學生，我是學生好像一個完成了的動作，有「發」有「去中」有「已去」，去年一年中，開學日開始，我成為學生，到了學期最後一日以後，我又不是學生了。如果我用的是另一種有連綿、延續感覺的過去式，就是代表，從過去的某個時間點開始，一直到現在，我還是學生。如果我直接用現在式，就是想要指出，我現在的身分就是學生。很開放的，這三種說法，並不是瓜分天下，可以同時存在沒有牴觸。也就是說，法文採的是不武斷的說話法。說到的算，沒說到的，就沒說到，保留開放，聽者不會自己聯想。也就是

說，如果我說過去那段已完結的時段我是學生，也不代表我現在不是學生，當然也沒說，我現在是學生。但如果我想要強調過去是學生，現在不是了，只要用普通過去式說我是學生，再用現在式加以陳述現在不是學生就可以。同樣的，如果我說，我現在是學生，很自然的，也不代表我過去就不是學生。真的很週延。當然這是世間法的周延。

不過我覺得，足以和龍樹菩薩的出世間中論匹敵了。

因為法文居然也有顧及到，一個動作的發出、延續、完結的問題。

龍樹證明一切「發」，一個動作的「發」，一個動作的起始，其實不存在。乍聽對我們來講很虛無，尤其如果我們日常生活中根本沒有常常去碰觸、鑽研思考到一個動作的發，是如何，在何時。但你若說法文，就不得不每句話都得思考這個問題了。

英文也有完成式，可以表達一個動作的完結，但相對簡化了，用法上很局限。法文的用法則是相當的活潑，無限擴展著說話者能表達的空間。譬如有交錯的兩個動詞，可以各自選擇用不同的過去式，用彼此比對，來表達說話者面對這兩種情境相交時候的心理感受。譬如說，「昨天走出電影院的時候外面下著大雨。」走出電影院可以用普通過去式，下大雨用綿延的過去式，這樣一句話表達出，說者感覺，當時一走出電影院，發現雨一直下著，也就是說把走出電影院當成是一個完成了的動作，有「發」有「去中」有「已去」，是一個點，這個點碰到了下雨的流，說者感覺雨好像是一直下著的，在此句話所及的時間中，在說者的感覺和記憶裡，下大雨一直存在，好像一個布幕，一片背景一樣，沒有變過；但也可以倒過來，走出電影院用綿延的過去式，下大雨用普通過去式，這樣的情境是說，把走出電影院當作是一個持續的動作，說者這句話表達著內心感覺一直走著，想走出電影院，在這路途的流中，去遇見，下大雨，下大雨給說者的感覺是好像是一個動作，有「未去」「發」「去中」「已去」，強調說者從電影院有遮蔭的室內，因此大雨「未去」，突然走到外面「發」現大雨「去中」的這個感覺，當然，這是過去式，也就表示整件事包括下雨是「已去」。自然的你也可以把兩者都用綿延過去式，或者兩者都用普通過去式，也可以用一連串的動詞都用普通過去式，等等，創造多種表達的可能性。法文使得人的大部分感受得以無阻礙而準確的表達出來。不用去遷就文法。預留大塊創造力的空間。

再舉一個更加具體的動詞。

如果我說，「我去年暑假開始跳舞」，若用普通的過去式，就是指那個點，開始跳舞的點，也就是說，去年暑假，某個時間點，我已經開始跳舞了，開始跳舞是個已完成的動作。但如果我說「我去年暑假跳舞」，用同樣普通的過去式，也沒有指出某一個特定時間點，就是要說，我去年暑假跳舞好幾次，跳舞是我去年暑假這段期間的一個習慣性動作，也就是說包含了，「未跳舞」、「正在跳舞」、「跳完舞」，這一連串動作的幾次循環，但如果我用那個綿延、連續的過去式，則代表了，我整個暑假都在跳舞，這時候不強調動作的已去、去中、未去，而是遠遠的觀看，把多次動作當成一連串的，把一次一次跳舞的點，假想成了一條線，一個暑假中的習慣。但前面那個普通過去式，是講點狀的，每個點由開始連續到結束，是完整的循環，說者有意識到並指出一個點、一個點。

說話到這裡，就差一步到出世間了。

「有」建立好了，一個一個堅固的磚塊，破起來鏗鏘有力，「空」此時準備就緒。

也就是，一個習慣的動作其實是一連串的個別動作連起來，看起來是一條實的線，其實是一連串不連續的，中斷的點而已。若能證明那些點也是一樣，是許多不連續的更小點而已，並非一個實點。繼續推下去，可以推到，最小的極微鄰虛層，都不是實點。先來看，如果每個動作之間其實是不連續的，就像在跳一個舞步的時候，第一個姿勢，是雙手從兩側伸直到頭頂，同時腳根抬起，腳尖支撐整個身體，雙手再放到兩側空中平擺，第二個姿勢是雙手放下到前面交叉，兩膝彎曲，雙手又慢慢回到兩側，慢慢醞釀，第三個姿勢是，雙手又回到前面交叉，腳尖從地上彈起，使整個身體往上跳，雙手又回到兩側平擺空中。這是一個舞步，總共有三個姿勢。但我們若把每個姿勢也還原成很多的點，每個在空中，腳根、腳尖、雙手、手臂、所到的點，和臀部、軀體，所形成的畫面，是有自性、堅固的嗎？可以在時間中，找到一個確定的不能再分割的點，說它們很結實的存在著嗎？連時間都找不到確切的點，在空中，我們四肢所能到的點，可能堅實可靠的存在嗎？真的有發動這個動作的起始點嗎？找得到嗎？在哪裡呢？可以說是在第一個姿勢，當雙手往上舉起，但雙手往上舉起，有個「發」嗎？還是應該算是在雙手到達頭頂的點叫發？但到頭頂的話，粗略是可以找到，一細分，就不見了，那個點精確的存在一個點的話，是手舉到頭頂最頂嗎，那一點真實有自性的存在嗎？不會因為每次跳的情況不一樣而不同，甚至有時後失手沒有達到嗎？會的。那算是在往上彈的那一瞬間好了，叫做「發」，但應該算是腳尖彈的那瞬間，或者算是屁股彈的那瞬間，或者是後來震到了胸、震到了頸、還是震到了頭呢？我反覆的跳，想找出、分出點來，看看連結的緊密性，想證明動作的結實性，發的可能性，結果，卻發現散開了，一個一個元素之間的影响力、連結，一個一個片刻的连接，都毫無理由的解散了，奇怪，經過龍樹菩薩的啓蒙，這一切在我眼中，變得好像真的很虛無飄渺了……

而我也變得比較不怕自己的惡夢了。

因為它也不是一個結實的存在啊。

不可能是一件結實的事實。應該是空的。

它從哪一個點開始呢？沒有開始。

從哪一個點結束呢？沒有結束。

什麼時候是「去中」我正在作夢？真的找不到。龍樹沒有騙人！

對睡覺這個動作，「未去」存在嗎？

「未去」和「已去」，在我還沒有做這個夢的昨天，以及我已經做這個夢的今天，有什麼分別？

我真的分不出來。

因為這個夢我也不確定它是否存在。

連我醒來了嗎？也不知道。

所有一切似乎都沒有發生。

數十年前的今日我出生之前，和我出生之後，似乎無法分別。

當我糊塗的時候，分別多清楚。

當我清楚，一切的分別就消失不見。

讓我想起德文。它的動詞時態比較像英文，簡化的比較多。但是它把這類思考保留在表達同一個動作的不同字上面，非常的精采。就拿「睡覺」來講，有一個字是用來表示從沒有睡到睡的這個動作，另一個字是指睡覺的這個持續的狀態。也就是說一個睡覺是指「發」動睡覺的那個點，世間法我們當然是承認、以為它有存在。而另外一個字代表睡覺這個持續的動作「去中」，我們也很確定它的存在，並假名安立之，是很實用的，不然怎麼紀錄我們的生活呢？也很難整理自己或和別人溝通。當然，以過去式就可以表達「已去」，以未來式表達「未去」。人類的思考蛛絲馬跡，鑽研下去，便抵佛性。

我在睡覺的時候做夢，但睡覺並不真的存在，我已經用自己的感覺，真切的感覺到了。昨晚我真的找不到一個點，能說我開始睡覺，我的意識被一個拉力，來來回回，一下子在夢裡的模糊情境，但又很明白似的，決定回來醒著，不想做這個夢，但回到這個世界，仍覺得那股拉力存在，就在棉被的右邊，我無法擺脫它，但也不能說它真的存在。真的無法定義了，到底醒了沒有。我到底有沒有做夢？算是個夢嗎？醒來了沒？怎麼樣才算醒？昨晚結束了嗎？

或許我現在打著這篇文章，算醒了把。

但我有打這篇文章嗎。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。

有我嗎？

本來，昨晚睡覺的時候做了一個惡夢，是一件很確定的事實。